

# 笛卡尔的骨头

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

A SKELETAL HISTORY  
OF THE CONFLICT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

萧拉瑟(Russell Shorto) 著

曾誉铭 余彬 译



DESCARTES  
BONES

上海三联书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笛卡尔的骨头: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/萧拉瑟著;曾誉铭,余彬译.  
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2.9  
ISBN 978-7-5426-3904-2

I. ①笛… II. ①萧…②曾…③余… III. ①西方哲学—哲学史  
IV. ①B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52520 号

DESCARTES' BONES©2008 by Russell Shorto  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ussell  
Shorto c/o Anne Edelstein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 
Agency.

## 笛卡尔的骨头

——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

著 者 / 萧拉瑟(Russell Shorto)  
译 者 / 曾誉铭 余 彬

责任编辑 / 邱 红  
特约编辑 / 徐志跃  
装帧设计 / 豫 苏  
监 制 / 李 敏  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  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 
网 址 / [www.sjpc1932.com](http://www.sjpc1932.com)  
邮购电话 / 24175971  
印 刷 /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 
印 次 /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/ 850×1158 1/32  
字 数 / 200 千字  
印 张 / 9.125  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3904-2/B·252  
定 价 / 35.00 元



## 目 录

序 言 3

第 1 章	死神之吻	15
第 2 章	骨之盛宴	59
第 3 章	圣物不圣	97
第 4 章	错置之颅	143
第 5 章	颅之容量	181
第 6 章	遗忘之躯	219
第 7 章	现代之脸	247

尾 声 263

鸣 谢 270

参考文献 273

DESCARTES'  
BONES

# 笛卡尔的骨头

信仰与理性冲突简史

A SKELETAL HISTORY  
OF THE CONFLICT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

萧拉瑟(Russell Shorto) 著  
曾誉铭 徐彬 译

上海三联书店

我们除了把一具骨骸还给大地以外，还有什么可遗  
留给后人的？

——莎士比亚《理查二世》第三幕第二场



## 序 言

菲利普·梅内西耶，宏伟的巴黎人类学博物馆保管部主任。他是个瘦高个儿，头发稀疏，戴了副金丝边眼镜，侧脸有点像猎鹰。与之形象相称的是，他的工作室也像个鹰巢：那个低矮的长方形盒子，是博物馆总部建成之后在屋顶上搭出来的，你得借助一把活动扶梯才能爬上去。不过，由于高高在上，他倒拥有了世间少有的开阔视野，几乎将巴黎的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。这种视野，也是梅内西耶博士及其团队的工作性质的绝佳写照：一边，是近得让人无法窥其全貌的埃菲尔塔，象征着 19 世纪理性与秩序的丰碑；另一边，是帕西公墓，巴黎最神奇的墓地之一，它那蜿蜒的道路、错落的墓碑以及高高的围墙，使它看起来简直就像中世纪城市的缩影，只不过这里的居民是逝者而不是活人。

死亡与秩序，正是对这个博物馆的高度概括。这座博物馆虽然并不在常规的旅游路线上，但是法国人特别钟情于此。它建于 19 世纪早期，当时正值探索人类自身起源的热浪开始涌动，那些健壮的、留着八字胡的狂热的探险科学家们，为了人类学标本和人类遗骨，细细地遍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与这个体现人类起源的主题相谐，这座博物馆呈现出

一派复古的风格。你可以将它视为人类向进化论致敬的殿堂，用那些骨骸来讲述我们是谁，我们来自何方的现代故事，以此来破解生命和死亡之谜。与此同时，那下方的公墓，却因为那些静静地矗立着的十字架，给出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。

这窗外的景观，转换着对理性和死亡的表述，而梅内西耶博士的办公室，更像是这种表述的回应：这里，电脑设备和人类遗骨杂混一处，一个文件盘被随意地摆放在一个架子上，而这个架子上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6个人类头骨，看起来正好是一套。不过，正如我们初次见面时梅内西耶博士所强调的那样，他本人并不是人类学家，而是语言学家。那么，他擅长哪种语言呢？“爱斯基摩语和俄语，”他不无得意地说道。要想读懂他的潜台词，你首先应该明白，他不会说英语。对于一个法国语言学家来说，他无法使用英语这一世界上最主要的语言，但他却是仅仅还在东格陵兰小范围使用的爱斯基摩方言的顶尖专家，并且还是法国东部方言语法独一无二的写作者——这一切，显得多么卓犖不群啊。除此之外，为了追寻因纽特语在地球北端的变异过程，他最终抵达了西伯利亚，并熟练地掌握了俄语。现在，他因此而拥有了一个将当代俄语小说翻译成法文的副业。

所有这些都表明，梅内西耶博士就是我们通常所定义的法国知识分子，对于很多生活在这个普遍弱智时代的人来说，被称作知识分子或许是一种侮辱，它意味着傲慢，意味着狭隘和钻牛角尖。但是，“知识分子”一词也能包含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，这种方式如今非常令人遗憾地变得日益稀有，我们或可将之称为对个人习性的一种坚持。有这种习性

的人很可能会让你头痛,但他们身上那种无可抗拒的古怪也可能让你快乐。他们在工作中也会开玩笑,比如乘你不备时将你的椅子挪个位置。他们会让你记住,哪怕只是那么一会儿,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疯狂。因此,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,我很乐意乘兴倾听对7种爱斯基摩方言的简述,包括它们分成哪两大类,这两大类在语言学上有何区分的标志,以及为保存该方言及其文化所做的努力。

终于,我们顺着吱吱咯咯的扶梯回到楼下,在那里,两位穿着实验室制服的女士正坐在桌前整理着人类骨骸:长长的腿骨,上面有着多孔的、球形的关节;头骨,呈现着稍微有点令人作呕的橙褐色。在下一个工作间,我们从大约四、五十具悬挂着的完整的人类骨骼面前经过,站在它们前面的是一具大猩猩的骨骸,看过去就好像是一个矮壮的班长在操练着由瘦高个儿组成的中队。在通过入口返回这个地方时,我们经过了一座19世纪人类学家及大脑研究先驱皮埃尔·保罗·布罗卡的半身像。我们继续朝楼下走,经过博物馆的主展层,那里有一个令人称奇的永久展览,它是献给人类进化史的充满自信的展示,戏剧性的光线照射在一系列的展品上,准确地揭示了两足动物进化史上的各个里程碑,从眉骨宽阔的南方古猿,到前额隆起的克罗马农人,再到面部骨骼更为精致的人类现代亲。

最后,我们到了底层。地下室正在装修,在那里,崭新的涂料和明亮的光照,使得地下墓穴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舒适感。主人取出一串钥匙,打开储藏室的门。我们进去后,他打开一扇柜门,取出一只精心擦拭过的极为雅致的木质盒子,金属搭扣将盒盖扣得紧紧的。他打开那些搭扣,里面垫



满了轻软的白纸，然后，他伸手进去取出了一样东西——我终于看到了它。

它，小而光滑，出乎意料地轻，上面有斑驳的颜色：有些地方被摩挲得泛出了珍珠般柔和的光泽，也有些地方颜色暗沉；但总体上，它有着陈年羊皮纸般的观感。它承载着太多的故事，这句话不仅仅只是个比喻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两个多世纪之前，有人曾用拉丁文在它的顶部写下称赞和哀恸的诗句，如今，那些字迹已经消褪成模糊的浅褐色。在它的正前部，用瑞典语写就的一段铭文，隐秘地暗示了一次偷窃行为。在它的侧边，挤着三个签名，那是先后曾经拥有过它的三个男人留下的手迹，历经岁月，依稀可辨。它，就是那位史上的重要人物，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勒内·笛卡尔的颅骨。梅内西耶博士将它放在我面前的一张桌子上，“哲学家就在这里，”他淡淡地说道。



3年前，我坐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，笨重地翻阅着一部17世纪的哲学著作，不期然间了解到，笛卡尔在1650年去世后的第16个年头，竟然蒙受了其骨骸重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遗骨碎片散落于不同人手中的羞辱。

为什么有些念头总是萦绕心头，挥之不去，即便它们似乎并没有实用价值，只是因为好奇而被吸引。通常，你会像在沙发垫的缝隙中找到一个孩子的玩具那样，把玩一会儿，然后又把它忘记了，毕竟，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只能博得一时的好奇。显然，关于笛卡尔骨骸这件事，可谓是毫无实际价值的信息的范例，然而，我却深深地爱上了它，如同爱上一

个深埋于年代久远的古书中的离奇宝贝那样爱上了它。这种事情只在我身上发生过寥寥数次，仿佛找到了一颗沉睡已久的种子，埋下这颗种子的人早已过世，但是他知道，或者说他希望，你会在某一天发现它，浇灌它，给它生命。这种事情虽说几不可能，但那感觉却异常强烈。

于是，我开始了追寻之旅。起先，是在闲暇的时间里，在书本中寻觅；然后，随着它慢慢地在心里扎下了根，我们举家搬到欧洲，住了1年。在那里，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后现代回廊中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子，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联系，拜访了坐落在卢瓦尔河谷的笛卡尔出生地（至今还在），以及他在斯德哥尔摩告别人世时的房子（至今也还在），并沿着当年他的骨骸运送的路径，穿越了整个西欧。最终，我发现自己站在巴黎的一个博物馆的地下室里，凝视着一个眼窝空洞的颅骨，如同哈姆雷特凝视可怜的骷髅头约里克。

随着追踪的深入，笛卡尔骨骸的故事在我面前渐次展开，上下延伸数个世纪，而且，它表明了自己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今天，人们已毫无疑问地将笛卡尔视为数学家——他是分析几何学的发明者——和现代哲学二元论难题的创造者。这种二元论认为心灵以及它所产生的思想存在于不同的范畴之中，或者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和物质世界不在同一界面上，因此，这两者之间彼此无从转化，无法相互理解。在这一点上，笛卡尔的地位已经被确定，因为神经科学与哲学的主流思想已经告诉我们，笛卡尔魔法般地想象他的两种不同实质是完全错误的。心灵与身体，换言之，心灵与大脑，终究并无本质上的不同。这种看法有着多种后果，吸引了哲学家、语言学家、灵性思想家、电脑科学家以及其他领

域的人士,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探究。

然而,在笛卡尔的有生之年,以及此后的数十年间,他的名声却是越来越响。在众多的同时代人眼里,笛卡尔打下了整个现代图景的知识基础,由此把道德、法律、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奠基于理性,也为个体的理性知觉奠定了基础。这么来看笛卡尔所产生的影响,不乏正确之处。他的闻名于世的“方法”(method)成为了科学方法的基础,其中包括了对假设的质疑,不妄断信仰,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可证实的观察之上,而不是传统之上。他对知识的重新定向使得它的基础不再是集体权威(比如国王法令,或教会规则),而是刚刚获得权利的自我,也就是个体的心灵及其“理知”(good sense)。这一重新定向成为民主、心理学以及众多其他被我们认为是现代事物的发展起点。

我开始意识到,那些生活于后笛卡尔时代的人们将他的骨骸视为圣物,视为世界即将迎来新的转折点的象征。然而,由于他们对这个新转折是什么,又意味着什么,有着不同的看法,所以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些骨骸。这个让我念念不忘的故事,虽则微不足道,又离奇曲折,但是其中却穿插着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宏大的事件:科学的诞生,民主的兴起,哲学的身心问题,科学与宗教领域的持续困惑。这个故事穿梭于整个欧洲大地,各色人等陆续登场:路易十四,瑞典的赌场老板,诗人和神父,哲学家和物理学家,等等,等等,这些人以不同的方式和这些骨骸发生着关系:利用它们,盗窃它们,出售它们,敬拜它们,争夺它们,传递它们。

然而,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故事的兴趣所在,那已经是我首度了解到笛卡尔的骨骸曾经被挖掘出来并四处

传递这个事实的2年多之后了。我在大学主攻西方哲学，和之前与之后不计其数的人文学科本科生一样，我把那4年的时间都交给了哲学家、诗人、小说家、艺术家的作品，从此，我就生活于他们为我创造的精神空间之中，他们是现代心灵的建筑师。

我们中的很多人习惯上认为“现代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是一个共同的基础。这里我所指称的“现代”一词不仅仅是那些和这个词语有关联的大概念，比如科学、理性和民主，也包含这些概念所激发的一切反应和后果，从浪漫派诗歌到性手枪乐队，从网络约会到对冲基金交易。无论好坏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关联在一起的，并牵连到我们是谁——我们认为这一切主要是好的。难道我们都这么认为吗？

显然，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。今天，现代社会这个观念似乎遭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，但至少在理论上，它是依赖诸如理性和平等这样的工具和观念来解决问题，推动社会缓步前行的。成为西方社会心头隐患的伊斯兰恐怖主义，不仅反西方，而且反现代，同时，其他形式的宗教不宽容，比如基督教的，犹太教的，印度教的，似乎也兴旺起来了。

如果说这些势力构成了攻击现代性的右翼，那么还存在着其他威胁。在世俗化的西方社会里，有人说现代性已经是过去时了，而在后现代世界里，全球化、互联网和不对称战争等等事物的出现与发展，意味着现代的一些陈旧理念已经荡然无存，以“进步”这个概念为例，它原本意味着人们获得对事物相对客观的看法，然后依此做出决策，并推动事物往更好的方向发展，但这样的理念如今已被颠覆。对有些人而言，现代性变成了殖民主义、对非西方族群的剥削、科学与技

术的非人道利用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灾难的同义词。许多世俗主义者也将宗教本身视为敌人，认为宗教倡导战争、分裂与偏见。作为对以信仰为基础的基要主义高涨的反应，理查德·德沃金、克里斯多夫·希钦斯等人曾经发表过众多反宗教的世俗主义者宣言，有的已经成为热卖的畅销书。

在信仰与理性的长期冲突中，我们倾向于认为信仰是旧的，理性是新的，但是，现在无论左派或右派都依托着笛卡尔。他的遗物——这里既是指精神上的遗产，也是指实实在在的遗骸——如此重要，乃至被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同时使用着。这位典范性的现代哲学家成为左派的教父并不令人称奇，由于笛卡尔主义立足于怀疑之上，它质疑一切，直至抵达事实的核心，因而它不仅被视为科学方法的基础，而且也被视为自治（self-government）这种重个人轻权威的现代观念的基础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笛卡尔哲学中的另一个要素，也就是为世人所知的笛卡尔二元论，因为提出了心灵（灵魂）与物质世界分离的观念而被右派所拥抱。保守的思想家们，包括君主、神学家和哲学家，曾经依据笛卡尔身心分离理念来支撑他们的主张，认为存在着一个科学的窥探之指所无法触及的思想、信念和理念的永恒王国，而人类道德与世俗权力就扎根于这个恒久的领地。

大多数人似乎受到这些潮流的夹击——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被拉向信仰和传统以及另一个观点，即认为宗教是世界难题之核心，只有复兴个人自由与权利才能引领人性进入更好的未来。他们不满于宗教基要主义陈旧而顽固的确定性，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欣赏左右两派对现代性的批判。你可能会说，在当今，还不止于这两大派别，世界站在了

三岔路口。2007年，在谈到对即将形成于英国的新社会的看法时，伦敦圣公会绍斯沃克教区主任牧师科林·史勒在《卫报》中这样说道：“这是一个三角形，基要主义的世俗论者占据一角，基要主义的信仰者占据另一角，第三个角则是英国圣公会、罗马天主教、信洗派、循道宗和其他信仰的自由思考者，以及无神论思考者。”

如果说西方社会正走向某种危机，那么就值得我们去自问一些基本的问题。通常定义上的现代社会，也就是那种围绕着宽容、理性与民主价值观建立的世俗文化，其实只占据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，而且大有日益缩小之势。所谓现代性，难道真的就像我们所假设的那样，是不可抗拒的进步力量吗？或者，它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一朵小浪花？如果它是有价值的，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发现它，从中区分出好的和坏的，让它变得有意义和富有活力？

最终，我意识到，笛卡尔骨骸的踪迹是一条历经现代世纪之景象的道路，追随骨骸的历程，也是追溯我自己知识教育的历程，提醒我过去的400年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。这本书不是对现代性的全方位审视，而是一次旅程的记录，它的起点始于一种确信：习性，不是一件小事。

而且，它的焦点落于骨骸之上也并非出于偶然。追随笛卡尔骨骸的这段历程也让我明白，在我们眼里枯燥乏味的哲学并不完全是抽象的，它与人类历史难解难分，它不仅来自于人类的心智，也来自于人类的身体。抽象思维确实是一件卓越而必要的工具，但是，最崇高的思想却根植于我们肉体的存在：它体现于我们奇妙的心脏，既能缠绵于情爱，又能为身体供血；也体现于我们最终都将不免一死这个事实。

尽管这本书不是一部传记，但我们的故事的确涉及一个人，历史几乎将他漫画成没有身体的头脑，但事实上他却曾经是异常丰满、有血有肉的存在。的确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笛卡尔哲学尽管十分抽象，但它依然带着人体的温暖：来自于他自己的身体，这是其一；而且，也来自于他对那个他最在乎的人的爱。这份爱，细微而温柔，在它最宁静的亲密中，几乎逃脱了历史的窥视镜，但终究没能完全逃离。关于对人的探究，有个说法或许是正确的：只要挖得足够深，就会发现一个爱情故事。

话虽如此，我们的故事却不是从爱情或者历史或者哲学开始，而是从死亡开始，请不必惊讶。

## 笛卡尔的骨头





